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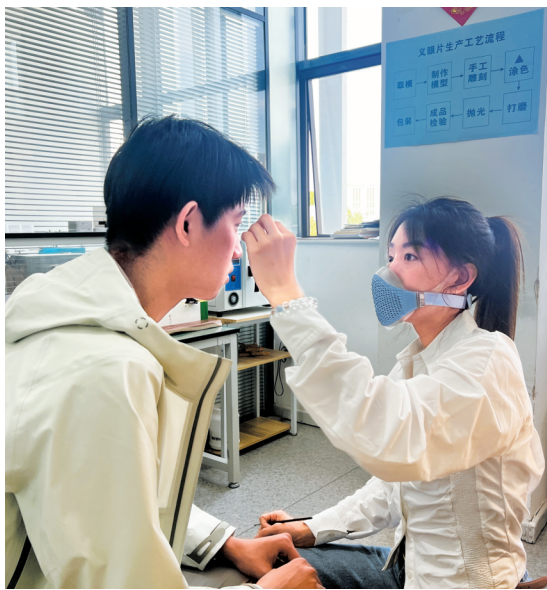
从舞者到
义眼制作师定制『第二只眼睛』
『90后』女孩为超五百位单眼人士

“妈妈，我的眼睛怎么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？什么时候能变回来？”五岁小男孩果果(化名)的天真发问，像针一样扎进母亲心里——一年前，果果因视网膜母细胞瘤摘除了一只眼球。一年后，在北京通州一间工作室里，当“90后”女孩昕瞳(化名)将一片薄薄的定制义眼轻轻放入男孩的眼眶后，孩子冲向镜子，惊喜地大喊：“姐姐把眼睛变回来啦！这是魔镜！”随后，他甚至执意要把这面“魔镜”带回家。

7月8日，在采访中，昕瞳告诉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，是她义眼师工作生涯中最为珍贵的回报。而多年前的她，也曾是一名“提问者”。2013年，一场车祸夺走了昕瞳的右眼球，这让她接触到了“定制义眼”这一行业。于是，曾为舞蹈老师她毅然“转身”，成为一名全职义眼师。如今，她已为超500位单眼人士量身定制了“第二只眼睛”。



昕瞳跳舞时。



昕瞳在接待客户。

从舞台到工作台
一场关于“看见”的重生

2013年的那场车祸，是昕瞳人生轨迹的“急转弯”。彼时，作为舞蹈专业的学生，舞台是她绽放青春的天地。突遭变故，眼球摘除，对正值爱美年华的她而言，打击很大。

“通过家人的帮助、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关心，我开始一步步变得自信、阳光起来。”在采访中，昕瞳这样描述那段走出阴霾的日子。

初戴批量生产的义眼时，她以为“假眼可能就是这样的”——不舒适、不逼真，甚至招来异样的目光。直到2019年底，她遇到了一位技艺精湛的老师，这次相遇，在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。“原来‘假眼’也可以如此舒适、自然，近乎隐形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我来做这个工作，也许能

做得更好、更细致。”带着这份初心和助人的热忱，同年，她决定辞去舞蹈老师的工作，拜师学艺。

跨行学艺，困难重重，最大的挑战源于她自身的状况。“一个好的义眼是需要经过细致打磨的，因为我只有一只眼，处在‘2.5维空间’里，‘火候’掌握不太好。”昕瞳解释，义眼制作是毫米级的精细活，需要极强的空间感和对微小曲面的把握能力，打磨时要塑造精准的弧度，调色要分辨微妙的色阶差异，每一步对她而言都异常艰难。“经过上万次不断练习后，才能去做好一个满意的义眼，直到2021年我才正式出师。”

截至目前，昕瞳为1岁婴儿到80岁老人等超500位单眼人士，量身定制了“第二只眼睛”。

客户来自天南海北
有人从国外专程飞来定制

昕瞳的工作室位于北京通州，这里更像一个微缩的“艺术工坊”。方寸间的工作台上，排列着锉刀、抛光工具、调色盘等工具。她的客户来自天南海北：新疆、甘肃、三亚，甚至有人从新加坡、澳洲专程飞来。去年，她和工作室的另一名义眼师共同接待了约300位客户。

一只定制义眼是如何诞生的？昕瞳在采访中详细描述了关键步骤。“首先，我们要用硅胶液体取模，复刻客人的眼腔形状，这步必须本人亲自到工作室完成。然后是调整眼片的形状。之后，是进行虹膜的定位，这一步很难，也是达到‘以假乱真’效果的关键步骤。最后，是进行画色、抛光、打磨，画色的时候要把细微血

管、色素沉淀都尽可能还原。”

为客户制作一只满意的义眼，昕瞳需要投入整整两天时间。她透露：“定制义眼的价格通常在5000元至20000元不等。这个行业已经有一定规模了，光北京就有十几家工作室，其中也有很多视力正常的制作师。但我坚信，只有残缺过的人，才懂完美多重要。”昕瞳说。

“反正眼睛这样了，我索性再特别一点！”前几年，受国外博主启发，昕瞳制作了“写轮眼”、“星空瞳”、发光义眼等。这些独特的作品，成为年轻一代面对缺憾时表达个性与态度的方式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受访者供图

- 6月30日，西藏拉萨的晨雾里，32岁的黄代琪正收起帐篷，锅里的面条还飘着热气。婴儿车里，小狗“晴天”蜷在旧棉袄里打盹——这是小黄抵达拉萨的第一天。
- 7月1日下午，黄代琪站在布达拉宫前，心中畅想过无数次的终点就在眼前，他不由得笑了出来。
- “人真的不能单纯地为了金钱而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赤条条地来，赤条条地走。带不走任何东西，人生只是一次体验。”

93天2400公里
重庆小伙一人一狗
徒步到拉萨

20岁没到的终点 32岁再次出发

今年32岁的黄代琪在重庆璧山从事二手车交易生意，和妻子共同育有一个10岁的儿子，家庭幸福美满。

可在他的心中，一直有一个没有完成的目标。

“20岁的时候，我就想着要去一次拉萨。但由于各种原因，最终没有去成。到了32岁的年纪，看着自己平淡的生活，我又想要再出发。”

今年3月29日，黄代琪终于下定决心，背上行囊踏上了“西行之路”。

为了不耽误工作，出发前黄代琪把二手车业务从线下转到了线上。

对于黄代琪的“突然出走”，妻子表示十分支持，但父母却在电话里反复念叨着“泥石流”“狼、熊”，不过这些都没能阻止他停下脚步。

路上收养一只小狗 雨中险被车撞

黄代琪从璧山出发，沿着318国道徒步前行。2400公里的路程，他计划用110天的时间完成。

“我每天早上8点开始走，走到中午休息一会，下午又开始走。每天大概走七八个小时，差不多30多公里。”

4月3日，黄代琪途经四川资阳时，一位当地居民给他送了一只几个月大的小狗，这只小狗也成了他这次拉萨之行的唯一伙伴。黄代琪给小狗起了一个名字——“晴天”，还给小狗买了婴儿车。

对黄代琪来说，“晴天”就像家人一样，让他一个人的拉萨之行不再孤单。

4月29日，黄代琪抵达甘孜州时遭遇暴雪。他和“晴天”在海拔4500米的剪子弯山被困了整整两天。

“当时我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，因为暴雪也没办法搭帐篷。一位好心的藏族老板带我住进了他的‘集装箱’里，我在那里待了两天时间，等到雪化了才出发。”

“更惊险的还是在老318国道，当时正在下暴雨，一位货车司机因为看手机分神，导致车辆失控向我冲来。当时刹车声非常刺耳，我见状赶忙拽着婴儿车跑。等我回头的时候，货车已经横在马路上，离我只要一臂远。”

回想起当时的瞬间，黄代琪还是感到阵阵后怕。“如果我当时不冲几步，可能永远就留在西藏了。”



7月1日，黄代琪和小狗“晴天”在布达拉宫广场拍照留念。

抵达布达拉宫 下一站是海南

7月1日，黄代琪和“晴天”抵达了布达拉宫，他牵着小狗站在广场上拍了一张合影。

“布达拉宫真的很辉煌，听说里面到处都金碧辉煌。”

黄代琪说，在这条2400公里的路途上，他没打过一次退堂鼓。

“哪怕走路磨出血泡，我都觉得这一路很值得。因为听到别人说，西藏缺氧但不缺信仰，我就想看看，那种把从人从琐碎里拎起来的力量到底啥样？”

站在布达拉宫前，黄代琪说他还是有些迷茫。“因为自由是自由，梦想是梦想，人终究要回归生活，要回归社会。”

不过眼下，黄代琪已经有了他要忙的事情。

“现在我已经乘上回重庆的大巴，先在家里休整一段时间，10月份再出发去海南。去的方式还没考虑好，但依旧会带着我的小狗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马嘉豪 实习生 刘杰 受访者供图